

小时候，我们家里很“穷”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么跟您说吧，连过年包饺子、蒸包子用的擀面杖和蒸笼都得借邻居李爷爷家的，这一度让我感觉很自卑，觉得别人家都比我们家过得好，比我们强，就我们什么都差。

李爷爷是个独居的孤老头。在当时，我们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出去大城市打工了，这也是大势所趋，赶上工作忙或者因为过节有三倍工资可拿，年节不回来的也都是常事，包括我们家在内，也只是我和爷爷在家的时候居多。只是因为李爷爷只有一个儿子，而这个儿子跟其他的村民比，更是很少回家，时间久了，邻居们就把他当成孤老了，时时处处都格外照顾着他。这倒是应了那句话——远亲不如近邻。

我们村子并不大，但民风淳朴，老百姓实在。那时候，我记得每次借完李爷爷家的擀面杖，归还时爷爷都得给人家备上一屉包子，一盘水饺或是一瓶白酒什么的，以表谢意。在我看来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白白送出去，真的是得不偿失，像是从心头割肉一般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大人的世界，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懂。我也只能遵从爷爷的意思，尽量把事情做好。免得他老人家唠叨起来没完。

## □小小说

# 借

刘洪文

当洁白的雪花飘满田间的每一条小径之时，山野间一片白，小村如在画里，纯洁宁静。此时年关又至。我们家又在准备年货了。这是我最高兴的日子，整天乐得合不拢嘴。爷爷说我是在盼年，还说他小的时候也和我一样。其实我最在意的还是能够吃上好吃的，大快朵颐。这一段时间里，爷爷蒸馒头、年糕、炸油条、丸子，厨房里的热气总是不断，香味飘出去老远。连村头流浪的小黄狗都给吸引来了，巡巡着不走，爷爷便从屋里抛出去一些骨头和它能吃的东西。

那天，爷爷又在堂屋里喊：“小柱子，快去你李爷爷家借擀面杖用用，就说面都和好，就等着他们家的宝贝上灶呢！”

“好嘞！”我答应着，心里却不太痛快，扭扭捏捏的。因为知道又要给人送好吃的了。

按照以往惯例，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我只要越过一段矮墙，到李爷爷家，

把话传达到。李爷爷就会毫不犹豫地翻筐箩、找簸箕，从里拿出来那根又光又长的擀面杖给我，还会叮嘱一句：“告诉你爷爷慢慢用，不用着急还，反正我也用不着。”李爷爷眼里满是失落。

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李爷爷却说啥也不肯借擀面杖给我，还编出一大堆理由，说什么他们家的擀面杖都丢了有日子了，墙角杳杳都找了，咋也找不到，这次真是没办法。李爷爷还让我捎话给爷爷，说谢谢爷爷这么多年的好意和照顾，帮了他很大的忙之类的话，云云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心想：你们家擀面杖没了，干嘛谢我爷爷啊？又不是我爷爷偷去了，这都哪儿跟哪儿？我悻悻而归。

到家后，我跟爷爷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，并且说：“李爷爷的擀面杖丢了，他说以后再也找不到了，让我们自己买吧，别动不动就借人家的东西，让人看不起，还

得备那么多好吃的，够买多少个擀面杖的，真是得不偿失……”

爷爷听完我的话，笑了起来：“这都是你的想法吧？傻小子，你李爷爷才不会这么说话呢！老邻居住了这么多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了解？这种话也只有你这样的小孩子才说得出来……”

爷爷说着，转身进了里屋，竟然变魔术一样从橱柜里拿出一副擀面杖和蒸笼来，外面还套着很大的塑料方便袋，上面积了很多灰尘，一看就是很久没用过了。

我大为不解：“爷爷，自己家有为什么还要借别人的东西啊？您不是经常教育我做人要诚实吗，可您这样省着自己的东西，用别人的，是不是有点不好啊？要是李爷爷知道了，会生气的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？”

爷爷笑了：“有些事，以后你就会明白的。人生不易，善念为先，能帮助别人时就尽所能帮人一把，现在你只要知道，爷爷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是对的就行了。”

爷爷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，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道：“这下好了，看起来今年他儿子是要回家过年了，他一定高兴坏了！大家也跟着省心了。”



天鹅湖晨曦

王祖良 摄

## □随 笔

# 冬与树语

郭华悦

冬日里，适合与树木进行对话。

平日里的树，郁郁葱葱。在这样葱茏的绿意中，很多都被掩盖了。映入眼帘的，只能是看似美好的事物。而很多本该被注意的，却因为一树灿烂的花红柳绿，迷花了眼，而对其视如不见。

这像不像一个人？得意时，身旁繁花似锦。此时，若与其对话，人耳入眼的无非是莺声燕语，锦簇花团。看似美好，却因为不够真实，而成了海市蜃楼。

叶，终归要落去；花，亦不可不凋谢。所以，花叶再美，也无法成为树的根本。看树看人，都一个道理。眼睛若只盯着花与叶，以对方堆积在表面的璀璨，作为识人识物的标准，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只见花叶，不见根本。

而冬天，就是这么一个将根本坦荡荡展现在他人眼前的时机。冬天的树木，褪去了花叶，显得格外静寂。但静寂，有静寂的智慧。粗壮的枝干，无所装饰，却显得淡泊豁达。坦荡荡地，把自己真实的样子，展现在冬天里。

此时，树下一壶茶，与树轻语，便能品出树的曼妙。无花叶障目，眼前的树，因坦荡朴实，而毫无遮掩。这样的时光，是心与心的对话。

人，何尝不是如此？人生，走进了严冬，不见得是坏事。褪去花叶，于己而言，更能看清楚自己本该是什么样子？这本不是什么难题，只是俗世之中，花叶障目，以至于很多时候，很多人连自己都看不清楚。

于别人而言，亦是如此。往日子里，你不见得是你，对方不见得是对方。可在冬日里，当对方褪去了繁花绿叶后，可能是不同于往日的另一番模样。这样的人，对你而言，似乎有点陌生。但细细一想，人与人之间，贵在真实。能领略到对方真实的一面，进行心与心的对话，而不是平日里的迂回曲折或虚与委蛇，那也是挺难得的事儿。

冬日里，与树语，与人言，静对人生是清欢。

## □散 文

# 腊月红

聂 难

腊月，是中国人的腊月，中国人的传统。小寒晃过，“大寒过了就是年”，随着年关愈来愈近，腊月就愈来愈火、愈来愈红。红，是最美、最传统、最经典的中国元素，象征着吉祥如意、喜庆红火、团圆热闹……中国人，对红色有着很深的情节；红色，是中国人情有独钟的颜色。

腊月红，是喜庆的红。腊月里，到处涌动着红色，俨然一片红色的海洋，没有任何一个月份能与之相比。集市上，红红的春联、红红的灯笼、红红的福字、红红的窗花、红红的中国结、红红的门神、红红的蜡烛、红红的鞭炮、红红的糖葫芦……映得人的眼睛亮晶晶，煞是好看。广场上，红色的锣鼓敲出了欢乐和喜庆，红色的飘带舞出了红红火火的日子……红红火火的日子红火火地过，红火火的春天红火火的歌。人间盛事，到处都是热热闹闹的欢庆，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日子。红色是年味的主色调，意味着日子红红火火，年味因红色充满着温暖和幸福。

腊月红，是幸福的红。腊月的红，对孩子们来说，最喜欢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在除夕之夜收到压岁红包了。在天真无邪、无忧无虑的年龄，一个红艳艳的红包，既装下了长辈们殷切的希望和美好的祝福，同样也装下了孩子盛大的欢喜和对未来无尽的期待与憧憬。一年又一年，一个个红包重叠起来，重叠起来，像一摞欢喜的光阴，揣在心上，舍不得丢弃。一年又一年，和春天赛跑，门前的树长高了，他们也慢慢长成了追风的少年，长成了背上行囊，去追求诗和远方的茁壮青年，那行囊里，必定装着孩提时代的旧时光，不一样的是，如今有了更多的憧憬和向往。

腊月红，是醉人的红。腊月具有一种无声召唤的强大力量，外出求学的莘莘学子，远离家乡的寻梦游子，漂泊天涯的羁客旅人，每每听到腊月的跫音传来，哪怕再遥远再繁忙，哪怕风雪交加，都惦记起归家的路程，提前计划着购票、购礼物，因为，回家过年就是幸福。腊月二十三一过，就开始团年了。过个团圆年，幸福比蜜甜；吃顿团圆饭，温暖、温馨又温情。过年，一家人在一起享受美味佳肴享受天伦之乐，推杯让盏，觥筹交错，人人面色红润，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，醉人的不是酒，而是那一抹浓得化不开的亲情，这脸上的红晕不正是亲情陶醉的征象？

腊月红，是红梅的红。腊月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娇美红艳的梅花却率先努力绽放，它静悄悄地点缀着这个寒冷的节气。在这个百花生冬休眠时，它却不惧严寒，在枝头上错落有序地展示着自己的光彩。远看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十分热烈。瑞雪纷飞，众芳摇落，梅花迎雪而立，兼覆一层薄雪，古梅一树雪精神，俨然天成一幅水墨大写意。晶莹的雪花，轻轻地吻着梅花的花瓣。梅花在白雪的映衬下，显得娇柔高雅端庄，风韵超绝，像羞涩的初恋的女孩，红晕朵朵挂满脸蛋，尽情地为自己的情人，绽放着美丽的心事。梅不爭春，在严冬大雪之下，唯有梅能在风雪中绽放，开得如此艳丽。

腊月红，是生活的红，接地气的红。腊月红，红得让人心潮澎湃；腊月红，红得让人热血沸腾；腊月红，红得让人幸福满怀。腊月红，红出一片喜庆，红出一份希望，红出一份团圆，红出一份期盼。腊月红，红腊月，红的是火红的日子，红的是缤纷的幸福生活。

## □随 笔

# 新年碎语

路来森

## 总结与展望

年年新年，都要总结，都要展望。虽然有点随世的“俗”，但作为“俗人”，也只好随世而“俗”下去了。虚浮的人，总结过去的时候，总喜欢为自己找些“优点”；而谦虚的人，则恰恰相反，喜欢找出自己的不足。我喜欢后者，因为不管曾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，一切都成为过去了，人，最重要的是开拓未来，所以，眼睛向着未来看，才是正确的。而找出“不足”，也才能更好地完善未来。

我已过了说大话的年龄，大言不惭，不属于我。展望未来，似乎，有很多话要说，但又无话可说，因为说一千，不如做一点，扎扎实实，一点一点地做下去，可积土成山，可积水成渊。行动起来，才是第一位的；只要生命还活着，一切就都处在“进行时”。

未来，在远方，是需要一步一步，扎实的丈量。

## 读几本书

年年过年，我都有一个长长的假期；年年过年，我都会在假期中读几本书。

读什么样的书？我秉承知堂老人的读书观：“识”和“趣”——既具有知识性，又具有趣味性。有“识”有“趣”的书，可以博我一己之趣，怡情悦性，养一份生命情味。专业的书，不读，太累。

怎样读书？缓缓地读，优雅地读。泡一杯茶，燃一支烟，甚至，还要烧一炷香；案头，一定要有一份清供；插一枝梅花，摆一佛手，或者，就干脆如张中行老先生那样，放一老玉米，金黄金黄的，让人联想到秋天丰收的原野。

每一个雪天都是老天爷给农民放的假，它知道，农民也需要放松心情，休养身体，陪伴孩子。女人半夜里醒来，听得外面屋顶上“簌簌簌簌”，有一种轻轻的声响。她心里一喜，连忙穿衣下炕，走到窗户前贴着玻璃向外一望，嘿！外面白花花的，下雪了！男人今天可不出去了。两口子种着二十多亩地，农忙时可都在地上，冬天闲了，男人就骑辆三轮摩托，到电器市场帮人送货，挣点家用。今天这样大雪，谁会买东西？出去白白站街上冻成肉干子。娃好长时间没有吃好吃的了，春天抓的那几只鸡吃得胖的，正好待家里，宰个鸡，给娃做个鸡肉焖卷子吃。

男人也醒来了。听得下大雪，就又躺下睡了。外面天渐渐亮了起来，晨光从窗户里钻进来，茶壶“咕嘟”地唱着欢乐的晨歌，茶壶盖“啪嗒啪嗒”地跳着快乐的踢踏舞，厨房门敞开着，带烤箱的铁炉子擦得黑亮黑亮的。炉筒拐子烧得通红，热气散到各个屋里。女人在厨房里忙活着。女人做的油茶好了，羊油、葱花和麦面的清香，从厨房里飘出来，一直飘进男人的心里。满屋子都香喷喷的。墙后面树上的喜鹊“喳喳喳”地叫了起来，厨房的天窗外，麻雀也不甘示弱地“叽叽喳喳”起来。男人一翻身坐起来，穿了衣服，走出门去。

一会儿，房顶上响起“咯吱咯吱”的声

## □散 文

# 雪 天

于小燕

音，女人连忙跑出去，冲着房顶叫：“下了雪滑得很，你上到房上干啥？”

“我把这雪扫掉。”男人在房上说。

女人说：“你赶快下来，不要把房顶踩坏了！”屋里热，房顶也热着呢，雪下到房上，看起来上面是雪，其实下面化了。你一脚就把房泥踩一个窝儿。”

男人不听。男人说：“傻着呢。这么厚的雪，不扫掉，太阳出来晒化，把房子泡漏了。”女人不信他说的。房檐上有雨槽呢，夏天那么大的雨，也没见房子漏过。可是这要是踩坏房泥，以后就难保不漏了。但是男人在房上，她在地上，她再生气跳蹦子，男人不理她，她也没办法。她听着男人摇动扫帚的“唰唰”声，欢快乐悦的口哨声，心里便不恼了，转身进了屋。

孩子在炕上听见爸爸妈妈在外面说话，也起来了，惊喜地问她：“妈妈，是不是下雪了？是不是可以堆雪人了？我要去铲雪。”戴了帽子、手套，拿起小铲，风团儿一样地跑出

## □诗 歌

# 故乡深处的风景

丁太如

## 聆听故乡的声音

是谁夕阳中的诉说  
惊醒冬眠中的窃窃私语  
把故乡的声音  
贴近旅途行囊中的感叹  
为了再一次的告别  
无声地浸透被月色抚摸的伤口

是谁淳朴的打扮  
搅动内心蕴藏许久的秘密  
把春天的色泽  
涂满起伏游子心中的期盼  
为了再一次捧读  
无声地敲击被黑夜拉长的思念

是谁守望的风景  
诠释鼓槌中金属的旋律  
把岁月的脚步  
搁浅季节飘雪的黄昏  
为了再一次的绽放  
无声地摇曳被阳光剔透的情节

是谁钟情的故乡  
忽略乡愁的翩翩起舞  
把冬日的花瓣  
轻洒永不安于现状的天空  
为了再一次的邂逅  
无声地点燃被炊烟缭绕的乡情

## 故乡的味道

习惯于这样放纵自己  
其间的距离没有人能说清  
曾经弥漫芬芳的怀想  
始终走不出被你一生耕耘的土地  
手指间流淌的等待  
分明是你给这个季节最后的箴言

习惯于这样伤感叹息  
其间的苦楚没有人明白  
曾经独自聆听的琴声  
始终走不出你灰身而去的回眸  
透过玻璃的暗示  
分明是你给这个空间最后的灵动

## □散 文

# 香菜不如故

汪 亭

在我的故乡皖南，香菜并非芜萎的俗称，而是一种用青菜腌制的咸菜。

隆冬的乡下，放眼望去，田野上一畦畦的菜地，棵棵青菜，翠绿肥壮，好似胖乎乎的娃娃，端坐其中，煞是可爱。

小寒大寒，一场雪后，就是制作香菜的好时节。

清代饮食专著《醒园录》下卷中，记载了香菜的制作方法，洗、切、晒、腌、藏，每道工序都是十分细致的活儿。

阳光暖和的早晨，下地去割几捆茎长叶短的高秆青菜。蹲在门前小溪旁，一片叶子、一片叶子地掰下来，放进哗哗流淌的溪水中漂洗干净。

随后，将一篮子白生生的菜叶，一片片吊挂到院中搭架的竹竿上，沥水到晌午。晒至半干，等有些韧劲的时候，再从屋里抬出宽大的竹编簸箕。垫上砧板，拿起菜刀，把嫩嫩的菜帮和菜叶，切成一寸多长、两三分宽的小条子。细细的菜丝，青白相间，水灵极了。

挑个暖阳高照的天气，把菜丝晒上两三天。等其收了水，色也变了，就将晒蔫了的菜丝倒入大木盆

习惯于这样漫长等待  
其间的快乐没有人分享  
曾经涌入人群的话题  
始终走不出你竭尽生命的馈赠  
来自远方的呼唤  
分明是你给这个天地无限的关爱

习惯于这样静静想你  
其间的精彩没有人理会  
曾经渐行渐远的歌谣  
始终走不出童年小河边的涟漪  
视线飞翔的呼唤  
分明是你在故乡魂牵梦绕的味道

## 树梢的月亮

此刻所有关于你的消息  
都在迷雾中消失  
而那轮悬挂在树梢的月亮  
在思绪中潮涨潮落  
一如井台边的絮絮叨叨  
被寒风一点点地凝聚成一种固体

这个冬天已被收藏很久  
看不到你面颊甜美的微笑  
唯有那小鸟的飞翔  
闯入用生命吟唱的短笛  
所有的言辞再次陷入你的陷阱

古老的节奏在村庄纹丝不动

打开那瓶尘封的老酒  
一缕清香直袭血丝的往事  
被晨曦编织的花环  
挂在岁月低矮的老屋  
远高的背景再次被阳光雕刻  
如同地平线上的那道彩虹

脆弱的文字一碰就碎  
一种来自千里之外的疼痛  
能够这样想起或许真的是种缘  
不需要一生的坚守  
不需要铿锵的诺言  
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成为彼此牵挂

果女主人再来给它扔根骨头，男主人再放开它的铁链，叫它自由的活动一会儿，那它就比神仙过得好了。它伸着长长的红舌头，眼睛看着男人和孩子，摇晃着扇子一样的尾巴，嘴里发出快乐的声音，一会儿向前，一会儿向后，蹦蹦跳跳。

他们铲完堆后的雪，又扫院子里的雪。女人也加入了进来。院子是水泥地，院子里的雪最为干净。扫到门外面，孩子就说：“妈妈，这堆雪最好，我要堆雪人！”

于是爸爸也停下来，帮孩子一起堆雪人。“堆两个，爸爸！”“行，爸爸今天没事，堆两个。”爸爸把雪用锨拍得实实的，垒得又高又胖，妈妈拿来一条旧的红丝巾，围在一个雪人的脖子上。孩子取来两个漂亮的小红瓶儿，倒插在雪人的脸上，做雪人的鼻子。又拿来四个黑色的瓶盖儿，做雪人的眼睛。还差点什么呢？孩子问爸爸。

爸爸跑进院子，拿出一个戴过的旧草帽，顶在另一个雪人的头上。孩子拍手大笑起来，他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啊！”

爸爸和妈妈怔了一下，相视一眼，也大笑起来。

呀，一年里不管挣多少钱的日子，也没有像此刻这样开心啊！